

青年創作叢書



夏天

刘紹棠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青 年 創 作 叢 書

夏

天

刘 紹 棠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·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五五年夏天，在运河平原的山楂村里，反動富農分子和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，結成了聯盟，非法套購國家的糧食，破壞統購統銷政策，從事種種反革命活動；當他們的部分罪行已被查出時，他們又以無恥的手段，鑽了個別黨員工作作風粗暴的空子，向縣人民法院控告。縣領導上派干部下村調查，但派去的兩個干部是十分不純的，下村后，即與反革命聯盟勾結一氣，向黨進攻，使事件更複雜化了。縣委了解情况后，再派强有力的區委書記俞山松下去，領導山楂村黨支部向內外敵人進行了無情的鬥爭，終於粉碎了這個反革命聯盟。山楂村的人民唱着勝利的凱歌，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。

這個中篇，可以作為“運河的槳聲”的續篇來讀。

夏 天

劉紹棠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62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1/16 字數 103,000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0,000 定價(6) 0.44 元

統一書號：10078·902

定價：四角四分

目 錄

不要輕視滴虫性陰道炎·····	1
什么是滴虫·····	2
什么是滴虫性陰道炎·····	3
滴虫寄生的地方·····	4
滴虫性陰道炎的病狀·····	5
滴虫性陰道炎傳染的徑路·····	6
怎样預防和治療滴虫性陰道炎·····	10

黎明，运河上弥漫着白色透明的水气，像一层薄薄的轻纱，笼罩着岸上的果园，果园散发着浓烈的甜蜜的香气。

山楂村最漂亮的姑娘银杏，背着个红色的喷雾器，从果园的小道上跑向河岸。

她泡完药粉，就坐在紧靠河边的那一排向日葵下，梳起辮子，向日葵金黄的花粉，洒落在她的头上。

太阳还没升起来，平原还沉浸在蒙眬的薄暗中，她低声唱着运河的触动人心弦的情歌，在清澈的河面上，有几条小鱼在游动。

突然，远处的水雾里，响起“啪呀”的桨声，一只沉重的小渔船，渐渐近了。

她站起身，用清脆的愉快的声音喊道：“喂！是谁的船啊？”

那船陡地停住了。

“你过来呀！”

那船上低低咳嗽了一声，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道：“是我啊！银杏，你早。”

银杏听出来，这是村西头的富农周振山。

周振山的船过来了，但是却靠近对面的河岸。

“銀杏，你这么高兴，一定是有喜事吧？”周振山笑嘻嘻地問道。

“要結婚了！”銀杏用唱歌的聲音回答道。但跟着又後悔了，“我為什麼告訴這個富農？”

“我送你點兒什麼禮物呀？”周振山親熱地問道。

“我不要！”銀杏硬梆梆地說。

周振山的船划到銀杏的對面，遠遠的停下來，他一點兒不惱，仍舊笑呵呵地說：“我要到城里去，你不想買點兒嫁妝嗎？”

“給我帶一塊花頭巾吧！”銀杏又快活了。

“好啦！”周振山搖動了船。

“你什麼時候回來呀？”銀杏不放心地問道。

小船像跳躍的魚似地遠了，周振山只是模模糊糊地回聲：“啊！”就隱沒在遠方的水霧中，不見了。

銀杏整天都在果園里，但是河面上不見周振山的船，她在河邊的向日葵下等到太陽落了山，仍然沒有周振山的影子。

吃完晚飯，銀杏等不得了，便沿着村外小道，跑到周振山家去問，周振山家在山楂村西頭，運河甩灣的高岸上，她前腳剛邁進門檻，不提防從影壁後頭跳出一條大黑狗，凶惡地撲過來，汪汪地叫，銀杏吓得扭頭就跑。

“誰？”是周振山那黃臉老婆受驚的聲音。

銀杏折了一根手指粗細的柳枝子，又走了過來，黑狗夾着尾巴跑回去了。

周振山老婆迎了出來，擋住門口，驚慌地問道：“你有什麼事？”

忽然，影壁後頭探出一張肥胖的臉，跟着又縮回去了，院

里响起一陣雜乱的脚步声。銀杏看出，那是外号叫狗头軍師的富農麻二老倌。

“周振山回來沒有呢？”

“還沒有。”

“什麼時候回來？”

“誰知道这个殺千刀的！”周振山老婆像是气恨地說。

銀杏只得走了。

第二天黎明，銀杏剛从果園跑出來，周振山的船就像漏網的魚似的从河面划过去了。

“周振山，你站住！”銀杏叫道。

那小漁船急轉了一个弯兒，停住了。

“我的头巾買來沒有？”

“買來了。是哆哩哆嗦紡綢的，滿头的牡丹花，你戴在头上，就更把咱村的姑娘比得像癩丫頭啦！”周振山阿諛地笑着說。

“快給我，快給我！”銀杏欢喜得跳了起來。

“我放在家啦，本想讓你大嫂送去的。”

銀杏轉身就跑，剛跑出兩步，又轉回身，小船已經搖動了，她喊道：“喂！这头巾多少錢哪？”

“一塊錢！”

“咦，怎这么賤哪？”

“城里有的是物美价廉的貨，就是到不了咱鄉下。”

“有發票嗎？”

“咳，讓我裝在兜里掏丟了，你放心，大哥不会吃你的回扣！”周振山甜膩膩地笑道。

銀杏還要說什麼，但是小漁船又沒影兒了。

傍晚，晚霞已經漸漸消散了，銀杏戴上漂亮的花頭巾，從家里跑出來，像一只小布谷鳥，穿過她家房后那黑郁郁的樹林，到河邊去跟春寶會面。

她剛一出樹林，就見農業社的代理主任春枝沿着河邊，悄悄地行走，然後就消失在果樹林中了。銀杏躲在一棵杜梨樹后，不明白春枝為什麼不回家去吃晚飯，却在河邊蹣跚。

過了一會兒，還不見春枝露面，就從杜梨樹后走出來。忽然，春枝在向日葵叢中叫道：“我的妹子，多漂亮啊！真像一支海棠花。”

銀杏站住了腳，羞怯地笑了。

“到河邊去等春寶，是不是？”春枝走上前來，問道。

“嘻嘻！”銀杏笑着。

“這頭巾真漂亮，”春枝撫摸着她的頭巾，“我也想買一塊，不過得素一點兒的，你這條多少錢？”

“一塊錢。”

“咦，真賤！哪兒買的？合作社一塊花布頭巾還一塊五毛錢呢。”春枝吃驚地說。

“打城里買的。”

“誰給帶來的？”

“周振山。”

“啊！”春枝臉上的興奮突然消失了。

銀杏仰起臉，望着春枝深思的眼睛，她低低地問道：“姐姐，怎麼啦？”

“不會這麼賤，他騙你。”

銀杏眼睫毛抖動了一下，臉漲紅了。

正在这時，春宝出現了，春枝淡淡地笑道：“你看，我打攪你們了。”說着，便迎着春宝走去。

銀杏已經隱沒在向日葵叢中了，春枝望着銀杏的后影，低声对春宝說：“你問問銀杏，她为什么讓周振山給帶头巾，周振山到城里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春宝瞪大眼睛，望着春枝。

“是这样，”春枝說，“銀杏讓周振山給帶了一塊花綢头巾，才一塊錢，賤得出奇，富農想拉攏她呢！再說周振山駕着小船到城里干什么去？富農的活動越來越鬼鬼祟祟的，他們像是組織起來反抗咱們了。”

“嗯哪！”春宝答应着。

“你看看这个，”春枝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爛粮食。

春宝接在手里，驚問道：“哪兒來的？”

“我剛才从周振山家院后走过，在高岸下拾來的，这一定是他們把埋臭的粮食倒在河里了。咱們要抓住他們！”春枝的声音發怒了，臉上像罩了一層嚴霜。

“走，咱們趕緊去追查！”春宝憤怒地跳起來。

“別犯急，”春枝說，“你去問銀杏，我到民兵中隊部去。”

春宝穿过向日葵叢，銀杏已經坐在那里，头巾却摘了下來。

春宝站在她背后，甕聲甕气地問道：“喂，我問你，你为什么讓周振山給帶头巾？”

“他到城里去，順便讓他給買的。”銀杏小声說。

“哼，一點兒警惕性也沒有！”

銀杏委屈地低下頭，不言語了。

“周振山到城里去干什么？”春寶沉悶地問道。

“我哪兒知道。”銀杏要哭了。

“你為什麼不問一問。”

“我沒想到。”銀杏哽咽着說。

“一點警惕性也沒有！”春寶長嘆一口氣，在她身邊坐下來，“他什麼時候打村里動身？”

“天麻麻亮，全村還沒醒。”銀杏捧着臉，說道。“我是因為趕着縫衣裳，勞動日讓秋花嫂追過去了，一到傍晚又睡不着，就早起收拾果樹，碰見他的。”

“他什麼時候從城里回來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銀杏說，“可是我吃完晚飯到他家去，他還沒回來，想是得在夜里。”

春寶沉默了很久，悶悶地說：“不知道這些富農搞的什麼鬼！”

銀杏害怕得不敢說話。過了一會兒，年青人的郁悶消散了，又頭并頭，肩并肩，低低地說起情話。

就在這時，一個流星帶着一道長長的白光尾巴，從天空瀉過，這一剎那，照見沿着對面的河岸，一只鬼鬼祟祟的小船，沉重地浸在水里，也不搖櫓，順流而下。

但是春寶他們沒看見。

也是在這個時候，春枝帶着槍，從村里出來，她隱蔽在黑影里，腳步沒有聲音。

一股夜風吹來，她打了個寒噤，就鑽進河邊的果樹林里。突然，在不遠的地方，有低低的說笑聲，煙火的紅光一跳一跳的，

春枝悄悄走过去，近了，她看出是兩個夜晚巡邏的民兵。

“把烟滅了！”

那兩個民兵急忙抓起槍，回過頭，這才看見樹林里站着春枝，他們慚愧地低頭，用腳踩滅了落在地上的烟頭。

春枝冷冷地說道：“抽着烟巡邏，永遠也碰不上反革命分子。”她帶着這兩個民兵走上河堤，但是周振山的船已經過去很久了，他們也沒遇見。

深夜，區委書記俞山松騎着自行車來了，春寶剛從河邊回來，就被春枝叫走，到社辦公室去開黨支部委員會。

昏暗的油燈，照着俞山松那蒼白清瘦的臉，眼眶紫黑紫黑的，像是幾夜沒睡了。

“縣委會指示，”俞山松低沉地說，“因為城里居民還沒實行評糧，所以鄉村富農跟糧食販子乘機套購，這使國家的糧食受到很大損失。根據調查，富農跟糧食販子的活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，他們在城里有坐探，通風報信，騙取購糧証；在鄉村，有攻守同盟，連環保。你們山楂村，就有這樣一個富農聯盟。”

“啊！”大家都輕輕地驚叫起來，瞪圓眼睛，只有春枝鎮靜地沒動，但是她的臉白了。

“我們一定要破獲這個反革命的富農聯盟，找回國家損失的每一顆糧食，這就是我們的任務！”

俞山松說完，迅速地掃了大家一眼，坐下了。

春寶第一個發言，他把銀杏告訴他的周振山的情況，向支部委員會彙報了，最後說道：“銀杏說，她昨晚上到周振山家去，看見麻二老宿在那里，這個狗頭軍師一定是富農聯盟的頭

子!”

“这就找出来了!”春枝眼睛里闪过一道火光,“周振山的船,一定是偷运粮食的,麻二老倌在城里有个小饭馆,粮食是从那里套购来的。”

俞山松站了起来,说道:“要抓住这只船!”

党支部委员会开到鸡叫第一遍。

黎明,运河上的水雾更浓重了,青纱帐,果园,树林,都不见了,亮黑的小鹊雀,动听地婉转地歌唱,想直冲上高空,但是在水雾里迷乱了。

春枝等几个人,在银杏带领下,隐蔽在河边的向日葵丛里,警戒着河上的行船。

水雾淡薄了,太阳升起来,河上没有划过周振山的船,大家的脸都很阴沉。

“你不是说周振山在这个时候出发吗?怎么没有!”春宝狠狠地擰着眉头,问银杏。

银杏像犯了罪过似的垂下头,眼红了,要哭,小声说: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”

“回去吧!”春枝沉静地说,“周振山一肚子鬼点子,他也提防着咱们呢。银杏白天在果园里,就算是放个哨,可不能打盹儿,吃完晚饭咱们再到这里来。”

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,运河滩没有响动。透骨凉的河风,摇动着岸上的青纱帐,“喇啦啦!喇啦啦!”发出单调沉闷的声音。

河西公路上,汽车的照明灯像两颗流星,只在眼前一闪,就消失在远方了。

不远处的瓜園里，看瓜老头在瓜棚下已經吹完海笛兒的最后一曲，人們嘻笑着散了，這時，才引起村莊里几声狗叫。

春枝他們站在向日葵下，已經很久很久了，他們不出一點聲音，監視着河面。

銀杏漸漸地感到困了，她輕輕倚着一棵向日葵，蒙蒙矓矓地瞌睡起來，猛地，胳膊熱辣辣一陣疼，她驚醒來，春寶的手剛收回去。

“听，有搖櫓的聲音！”春枝用手擋着耳朵，說道。

大家都壓低了呼吸。一會兒，在對面的河岸，發現一只沉重的小船，像是個笨蠢的野鴨子，吃力地行駛着。

小船到正對面了，春枝喊道：“你是誰家的船？”那小船陡地一驚，掉頭要跑，這時，几道手電筒的白光齊射過去，集中在小船上。

周振山，像是一只受了傷的狼叭狗子，站在船上。

“周振山，你的船到哪兒去啦？”春枝厲聲問道。

“到上游打魚去了！”周振山用做假的愉快的聲音回答。

“你划過來看看魚肥不肥，我們社里的漁業組也想要下河呢！”

小船不動。

“你倒划過來呀！”銀杏着急地喊。

“過來！”春寶喝道。

周振山知道逃不脫了，他答應了一聲：“好啦！”就跳下艙，用斧頭撬開船底的一塊活板，水冒着泡沖上來，他冷笑了一聲，“糧食，你們得不到！”然後使勁搖起櫓，朝着春枝他們划來。

小船在河上緩慢地走着。

“啊呀！他沉船啦！”銀杏尖叫了一聲，她第一個跳下河去。

“周振山，不許動！”春枝的三八槍，“嘩啦！”大栓一响，槍口對准了周振山，周振山舉起兩隻手，站在半沉到河里的船頭上。

“快救船，搶糧食啊！”春寶一聲喊叫，大家都跳下河去了。

但是當他們游到河心，船已經完全沉到水里。銀杏哭叫着，撕打周振山。

“把他帶到岸上來！我們要从河底撈起國家的糧食！”

春枝喊着，她對着天空放了一槍。

運河灘驚醒了。

二

夏夜，運河平原悶熱悶熱的，樹林里的鳥兒站在樹尖上，干渴得嘶啞地叫。水鴨子在河邊搖搖擺擺地行走着，潮濕的河岸蒸發出窒息的熱氣，于是水鴨子伸了伸脖子，又扎進河里，很久才露出头來。跳到河邊羊腸小路上的青蛙，仰望着被烏云漸漸包圍的月亮，喘息似的，沉悶地叫一叫，停一停。綠色的螞蚱振動着粉紅的翅膀，沙啦啦作响。蝙蝠像一道曲折的紫色的閃電，在空中昏頭昏腦地盤旋。

山植村渡口，長長的河堤上，乘涼人們的蒲扇聲呼呼响，調皮的孩子們嬉笑着在河堤上追上追下，陡地，像是一羣小青蛙，跳下河去。渡口小棚那昏黃的燈光，在水面上蹦跳，于是他們捕捉着搖動的燈影，朝小棚那里游去，在渡口的葡萄架

下，管船老張正在講运河的傳奇。

黨支部委員閻德海，在院里煩躁地徘徊着，他皺着眉頭，仰臉望望天空，月亮的微光從濃雲里漏下來，他想起跟春枝要求今晚帶槍巡邏，春枝充滿疑惑地望了他一眼，冷冷地拒絕了，于是他惡狠狠地咬起了牙，卻沒罵出來。

突然，從西北天邊的黑雲里，一道蒼白的扭曲的閃電划了下來，閻德海笑了，跟着，一聲滾滾的暴雷，從运河河面上，滾過青紗帳，在山楂村上空可怕地响了。

渡口小棚的燈，被河上卷起的一股猛風吹熄了，管船老張忙止住了他的故事，河堤上頓時混亂了，村莊里的女人呼喚着，調皮的孩子們從河里爬上岸，光着屁股就往村里跑，風暴雨緊跟着屁股追下來。

在混亂中，閻德海跳出了門口，神色慌張地張望了一下，就順着牆腳，一彎腰，鑽進了青紗帳。

風暴雨像狼嗥似地吼叫，一個亮閃，照白了运河灘。在淌着小溪的路上，閻德海逆着風暴雨，死命地奔跑。在閃電最后消逝的一剎那，照見河高岸上的周臘八家，就像是一個蜷縮着的烏龜，但是跟着又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去了。

北屋里，牆角落點着一盞微弱的小黑油燈，富農分子已經到齊了。穿着漂白小褂兒的糧食販子楊七亮，燃着一支香煙，靠着牆哼吟小曲兒。獨眼睛的狗頭軍師麻二老倌，大口大口地喝着濃醞濃醞的棗葉兒茶，喉嚨里响着一個跟一個的飽嗝兒。只有周臘八紅漲着臉，青筋在太陽穴上猛烈地跳，像是剛剛喊叫過。

這時，外屋鍋台上，周振山老婆揉着紅腫的母狗眼，“唏

溜！唏溜！”地哭，是那么哀怨，可憐。

“你們，你們！”周臘八的嘴角哆嗦着，“你們不能見死不救啊！”

外屋，周振山老婆哭得更凶了。

“誰見死不救！”麻二老倌暴躁地捶了一下牆櫃，喊道。“你得等閻德海來，知道了消息，再想办法啊！”

周臘八不作聲了，他抱着头，一会又低低地罵道：“忤他媽的閻德海，為什麼還不來！”

就在這時，院里突然“啪！”一声响，一塊硬土疙瘩落下來。

“開門去！”麻二老倌命令外屋的周振山老婆。

周振山老婆披上一个麻包，赤着脚跑出去了，她剛拔出門門，閻德海就把她撞了个趔趄，一直奔屋里去了。

閻德海渾身淌着水，麻二老倌忙从吊竿上拉下手巾遞給他，閻德海冷得咯咯咯磕着牙，他匆匆忙忙擦完身子，這時好像才發現到牆角落那盞小黑油灯，他奔过去，一口气吹滅了。

麻二老倌緊張起來，問道：“怎么，屁股后头有誰跟着嗎？”

“沒有，”閻德海跳上炕，“就是不要點灯！”

“你真是鷄胆子！”楊七亮譏諷地笑道，他那不離嘴的香烟的火光，在黑暗中一跳一跳的。

閻德海擰起眉头，惡狠狠地說：“你也学周振山，胆大包天，可他媽的給送到監獄里去了。把烟滅了！”說着，便一巴掌給打落在地上。

周臘八猛地跳起來，喊道：“你还罵振山，还不是因为你把消息送晚了！”